

通志堂經解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七

子路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身率之於前而勸相之於後充此固足以盡為政
始終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
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先有司則事有所任赦小過則人得展其才舉賢
才則可以成治而善俗為政亦不越是三者之為
要矣人才誠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賢才而舉

之之問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立賢無方之公心也然則又奚患賢才之不聞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雖為衛國而發實為天下國家之要也正名之道莫先於人倫之際當時衛國自其人倫蓋已不正矣故夫子首以為言以子路之賢而以為迂迂

謂其難行也聖人以為野者以其不闕其所不知也於是為之言正名之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凡在天地間洪纖高下是非美惡有其物有其事則有其名蓋理之所定也名之不正則洪纖高下失其倫是非美惡紊其宜言之斯不順矣言之不順則拂於人心而人莫之服事之所以不成也事不成則失其序而不和禮樂之所以不興也禮樂不興則必至於從事於刑罰以強人之從已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名之不正其弊蓋至此若夫君子則其名必可言其言必可行言未嘗有所苟以其正名為先故耳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請學稼圃之意以爲在上者當盡力以先民也夫子荅以不如老農老圃謂非君子所當事者也樊遲旣出而復申言之者遲無以復而義有未盡也小人云者爲其所見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而有弗從者好之未至焉耳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

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爲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莫不願爲之氓矣區區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小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人情事理皆具於三百篇之中故誦之而可以達政三百篇皆易其心而後語得其所以言者也故誦之而可以專對若誦詩矣而於此二者無得焉則是誦言而忘味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者何如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之先固兄弟也而方春秋之時二國之政陵夷亦無以異也故聖人歎息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無求富之心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苟焉則其欲不競於物可知矣此所以爲善居室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冉有亦可謂善問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摹者也充之而已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相繼百年之間其教化之所及亦可使民不由於惡若夫進乎此則其風化固不止於此也故繼之以王者必世而後仁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之所及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聖賢之論爲政未有不本於正身者也正其身矣則其推於有政亦是理而已身且不能正其於正人若之何哉後世之治未有能使人心悅誠服者以此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事止於一事而已若政則綱紀存焉政雖有但爲

一事者而其所該固非止乎是事而已也季氏之所爲冉子之所得與者事耳苟有意於政則豈有不咨於孔子者乎冉子以事爲政聖人辨之亦因以警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二言者興喪之端實分焉蓋知夫爲君之難則

必思所以自勉者而其易將至矣惟樂其從而
察其不善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與之俱淪亡而後
止矣聖人之言含蓄而無弊故問一言可以興喪
則以爲言不可以若是而舉其幾者焉幾近也既
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必曰如知爲君之難而後以
爲幾焉既曰惟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
之違也而後以爲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此政之善也然未有澤
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爲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
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
速不見小利平心易氣正義明紀爲其可繼而已
矣以子夏之規模夫子恐其小成也故以此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
在其中矣

直者順其天性而不以人爲害之者也父子之親
性之理也其更相爲隱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
有所加於其間也若於所當隱而不之隱則是逆

天性之理斯爲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實者其於君臣父子之際咈其所以爲直之理幾何其不若是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恭亦敬也端莊儼恪之謂執事敬當是事則主是事也與人忠無敢欺無敢慢也要須從事之久則下學上達意味日深仁其在是矣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以言其工夫不可間斷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

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聖人三荅子貢之問雖有淺深然皆篤實爲己之事士之爲士以實爲貴也行己有恥不爲不義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周於用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雖未知其見於用何如然其孝弟之行已信於人也至於言必信行必果雖有未能合於義而亦區區庶幾期於自守者小人云者謂所見之小耳子貢初有疑於今之從政者於是而知夫子之意有在則又以爲問焉程子曰志苟急於斗筭惟恐

其不能暴見也蓋徇外而不務實則不可謂之士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巫醫專精於祭祀疾病之際非無恒者所可爲也無恒者雖巫醫且不可爲也聖人善斯言而引易之爻義謂不恒其德者必至於羞辱承之又斷之曰不占而已矣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和於理也同者同其私也和於理則不爲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義天理人欲不兩立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皆好之皆惡之未可以其人爲善也蓋鄉人

有善惡則其好惡不容不異若皆好之恐未免於同乎流俗也若皆惡之恐未免於崖異絕世也故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其爲善誠善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爲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

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言其質也剛則所執者強毅則其行必果木者質樸訥者澀鈍反是其去仁遠矣雖然有剛毅木訥之質亦從事於學而後可以至於仁不

然其質雖近仁而亦莫由進也

一本云計較作爲害仁爲甚故以剛毅木訥之質爲近仁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惲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惲惲兄弟怡怡

切切善道相磨之意惲惲思慮相成之意朋友之間不越是二端而已至於兄弟則特可言怡怡焉以怡怡爲主而所謂長善救失者蓋亦在怡怡之中矣若有害於怡怡則爲先失所以處兄弟之道矣而餘何言乎以子路之剛果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善人而教民至於七年之久而猶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如此然所謂即戎者如易利用

行師利用侵伐之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憲問篇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邦有道而祿食理之順且常也若無道之世退而處約乃其常耳而可榮以祿焉則必枉其道爲可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

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欲進於是其惟克己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爲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者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見其高且特耳行有一定之操故不以世之有道無道而改若夫言則可

孫矣孫言所以辟禍也其孫也亦豈任其理哉特含蓄而不敢盡耳尹氏曰爲國者使士言孫不亦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其有言也和順積中而發見自然也仁者必有勇其有勇也其惻怛之中誠形於外也固有務於言實未至者矣故有言者不必有德固有勇於爲而未必中於道者矣故有勇者不必有仁是以君子惟德之務而言非所先也惟仁是求而勇非所病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爲不仁是故君子戰兢自

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者之深雖秉彜之端不容盡殄而不能以自達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之斯勞之矣忠焉斯誨之矣勞者勸其善以長之也誨者語其失以救之也君子之於人也忠愛之情篤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

子曰爲命裨諲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草創者具其大綱也討論者攷之古驗之今而詳訂

三百九十六
之也修飾者善其辭氣也至於潤色之際則命幾
於成矣必經子產之手點化之而後其精神氣象
爲備也聖人稱之以見爲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
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雖然鄭獨其爲命之
善可以自保而已假使賢才有進於此而經理其
國皆無憾如此則豈特僅自保而已乎凡此皆聖
人言外之意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
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產之德惠爲勝故獨以此目之彼哉彼哉謂其
人之不足稱也人也云者古注云如詩所謂伊人

當從此說蓋如曰之人也云爾舉其奪邑而人不
怨則可見其爲政之得宜也凡夫子之稱管仲皆
舉事以言之聖人抑揚之意固亦可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易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
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
失至於一旦當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
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
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
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其中皆爲
怨矣故貧而無詖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

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老者行義爲人所尊之稱趙魏老在當時號爲家
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爲趙魏老
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公
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爲耳大抵用人之方貴
於處之得其當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兼四子之美而文之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蓋體
不備不足以爲成人故四子之美必兼得之雖兼
之矣而不文之以禮樂則亦將失其序而不和故
必文以禮樂而後可也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
也語成人之極致至於聖人之踐形而後爲盡故
此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
引而進之也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
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
有過人之才而亦敦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
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之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之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爲焉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之不修其行非正然其所執之事正故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

使晉人勤王之志顯且使後世知慎所舉而不失其正也雖然桓文皆未爲盡善也聖人斯言使知夫立意雖正而用之之差則反害其本意又使人知夫所行雖正而本意發之未善者亦終不可掩也大抵始終一出於正表裏粹然而無疵乃爲善耳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

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問荅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外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志在上賢而不萌媚忌之心以斯一善其諡以文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

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之難也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春秋之時三綱淪九法斁至於弑父與君亦莫之禁也孔子因陳恒之事而正討賊之舉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亂臣賊子無所容迹三綱可整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而公使告夫三子者孔子豈不知三子之必不以爲可哉然當是時孔子已去位而從大夫之後君使之告則不可以不告也雖然是殆天意而已矣程子曰使當時之說得行則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於周率與國而討

之東周其復興乎若如左氏所載以魯之半加齊之半之說則是以力而不以義也豈孔子之心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之若忠信有所不足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顏為事亦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故告之以勿欺之為主焉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達盡其事理也上達者反本天理也下達者

趨末人欲也皆云達者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云喻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學以成己也所為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學者為己而已己立而為人之道固亦在其中矣若存為人之心則是徇於外而遺其本矣本既

不立無以成身而又將何以及人乎

一本云學以成己也古之學者為其所當

然而己若為人而學其作輟皆以人而已豈所以為學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公明賈之稱文子其言雖美而實則失之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已見上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非獨祿位之稱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之間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爲不出其位也非有主乎其中者其能然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是可恥也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一君子之道不越是二者而已矣自學而言之則知知仁守勇決三者所當並進也自德而言之勇之成名有未及乎知而知之成名有未造乎仁也夫子言之而不居郁乎其忠厚而浩乎其無窮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

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揅失者宜深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為能盡也而況於學者
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
毫患人不己之心萌於中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億不信者智術之用而先覺者誠信之存蓋
誠信充積於內則人之情偽事之幾微自無得而
逃如鑑明於此而妍醜莫隱也若先以逆與億加
之則吾固已自墮於欺妄之域矣雖使有時而或
中至於情偽之交幾微之會必不能以先覺是猶

反鑑而索照也雖然固有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
能先覺者則以夫天資雖美而誠身之未至也故

必曰先覺之是賢此所以貴乎學也

此解文義順蓋人必欲以先覺為賢則未免於逆詐億不信而不知其在己
者先陷於巧為矣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何必以能逆億
於先為賢乎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辭氣何其溫厚而含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包注固謂疾世固陋此解是栖栖猶皇皇也佞口
給也疾猶病也微生畝謂夫子皇皇歷說類夫尚
口者夫子以為非敢為佞病夫世之固陋云爾病
世之固陋而欲以啓告之則有所不得已焉者微

生之流蓋未知聖人天地生物之心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也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怨報怨固為刑戮之民然以德報怨亦私意耳蓋所謂怨者猶橫在胸中故也若君子之心則何怨之存以直荅之而已直者蓋待人之常道順理之是非也以待人之常道待怨者則怨之不存可

知矣然於有德者則不能以忘德之之意未嘗不存蓋亦非姑息之謂特周旋曲折之間每致其敦

篤焉耳此忠厚之心也一本云怨有輕重若施於己之怨則犯而不校何報之有若君父兄弟交游之

怨則義有當報者以所不當報而不報於所當報而報皆順夫理之當然此所謂直也直則非動於血氣可知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問者賜有問焉可謂達矣無所必於天故不怨無所期於人故不尤惟篤其在己者而已下學而上達是也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知我者其天乎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道故其發言

自然如此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興有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方之孟子子之不遇魯侯之論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者超然遠舉不與世事接也如太公伯夷居海濱之時辟地不居亂邦也辟色禮貌衰則去之

者也辟言言弗行則去之者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橫渠張子曰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蓋賢者之隱於抱關擊柝知其不可爲而遂已者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也然而玩其辭氣緩而不迫則

其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_{去聲}矣

荷蕢聞磬聲以有心量夫子然彼獨未知夫子之心也則以為區區然欲世之知而已故謂莫已知則可以已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人不已知則當已也果哉末之難矣謂其言之果而無得與之辨論矣難_{去聲}如楚狂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荷蓀丈人則使子路反見之蓋察其辭氣恐或可告語故耳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疑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言也故有此問特以利害論而未究夫事理之實也冢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二年之間百官蓋總已以聽矣夫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何以教民宰乎夫子謂古之人皆然蓋言此天下之常經古人之通道故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篤於禮則民興辭遜而順其長上故易使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盡則所爲脩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其推之家以及於國以及於天下皆是理也極其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脩己以敬一語理亦無不盡者子路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脩己以安人安人是己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又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之母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內堯舜固欲己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

病也此脩己以敬無窮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放達自居而不由於禮攷之檀弓於其母死升木而歌則可見其人矣其在莊周列禦寇之下乎聖人於其夷踞以俟叩其脛而數之以爲幼而不率其幼長而無可稱述如是而老而不死亦賊於天理而已蓋幼者當孫弟是乃大理也於是而不率則無往而不爲賊天理矣方是時原壤亦長矣而聖人自其幼不孫弟數之則見其弊之所自也意原壤是時猶可以告故叩脛而告之是亦教

者之一術也

一本云聖人之教人必使之自幼而習於小學之事蓋孫弟乃學之本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闕黨童子意者其將命有若成人故或人疑其爲求益者也夫子之意以爲童子當爲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習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故以爲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

敬之端而防敖惰之萌使之循而有進也其可忽諸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八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嘗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方以問陳爲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荅之者則以己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

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獨曰俎豆之事者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對其問陳之辭也蓋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者於其所爲一日而不敢安者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之愠以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荅之之意以爲命之不齊

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流於濫爲異耳濫者汎溢之稱言失其守也怨天尤人有動於中則將失其守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進而語之多學而識之固賜之所以觀聖人者賜聞斯言而遽曰非與知夫子將有以告已也亦可謂達矣告之以予一以貫之使之極夫體之所該而用之所宗也所謂約我以禮者與雖然學必博而後可歸於約多學而識之固學者所當從事也若遽欲躡等以進

夫一貫之妙而於所謂博以文者曾有所未習焉
是爲終於窮大失居而已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
子理則一而告之之意則有異也於參也所以達
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歸二子所造蓋有淺深故
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者之當其可則亦一
也此亦子貢初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
者則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
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
爲可恃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

曰無爲而治又曰夫何爲哉蓋敘典秩禮命德討
罪莫非天也舜何所爲於其間哉恭己以正南面
而已恭己則奉順而不失也正南面云者猶云以
是居正位而已獨稱舜者禮樂法度至舜而備人
見其制作之盛而不知其本無爲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

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而不可故雖居蠻貊之邦
亦可行也蓋人雖不已知而在己者亦未嘗不行
焉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妄而已故雖州里
亦有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存之不素而
欲保之於言行之間難矣存而不舍則見於言行
者斯不違焉如是而後可以行也子張書諸紳請
事而不敢忘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

子之道若蘧伯玉之卷而懷之則能因時而屈伸
者也故謂之君子然比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
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失人則非所以成物
失言則非所以成己已然非所以成物是亦有害於
成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
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

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爲己者之先務也若所事與所友汎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爲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亦爲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曰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以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斁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道之難行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位於朝者以薦賢相先爲義旣知其賢而不與立是冒居其位而已故爲竊據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厚者敦篤也躬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豈不有餘裕乎然則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小人不篤之己而責於人者深其心未嘗須臾而得其平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侯氏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羣居之益爲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相處不及於義而徒以小慧爲能非惟無益反有損矣故曰難矣哉蓋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不講求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其損豈不大乎故小慧之行義之賊也

三百七十五
古車言言餘義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遜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求者亦反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惟敬者爲能處此而弗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弃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

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不云如有所毀譽而獨言譽者聖人樂與人爲善之心也且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毀抑又可知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伯人乘之今亡矣夫

有馬借人乘之已雖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乘習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

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進德者以謀言爲先當大事者以忍性爲本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不遠人願充之何如耳充盡其道即是聖人故曰人能弘道然道非於衆人之身而不足而於聖

人之身有餘也道固自若耳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則其過常存斯爲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爲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爲無益也學者所以習而行之也習而行之則其思爲益矣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固不爲無益之思也即已而言所以教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道與食之心不兩存也謀者思慮營爲之也耕本爲求飽而已豈望餒哉而豐荒之不齊則餒存焉譬之學者本爲求道而已豈望祿哉而上之人知而舉之則祿存焉學者不求祿之心如耕者之不望餒可也重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憂道故謀道惟不憂貧故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已也仁

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爲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統言爲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爲者之當大任是也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而其小有才知亦不可廢也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

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爲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夫民所以不肯爲仁若是其甚者其故何哉私欲蔽之也能克其私則其於仁也孰禦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蓋貞於義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遑卹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有教無類

人所稟之質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其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弃而已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烏能相爲謀乎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於達意則止蓋過是則爲徇於辭而反害於實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

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爲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
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孔注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
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也

由求以伐顓臾之事告而夫子首呼求以語之豈
求在季氏之間爲用事者耶社稷臣謂在吾疆土
之內而主事者冉有以夫子之不善是也則以爲
是季孫之意而已夫子責之以爲人之相不能扶
持其顛危則安所用之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豈得歸過於他人主之者實任之耳冉子至
此無所遁其情則言顓臾當取之意意實欲之而
不曰欲之更爲之辭以文其事君子之所疾也夫
季氏增植其私家其意非特懼顓臾爲子孫憂而
已也蓋欲廣土地而利其有耳夫子告之以爲國

之常道蓋有國者不以狹土少民爲患患澤之不能均耳不以貨財不足爲患患民情之不安耳若施均一之政則百姓足而何不足之憂若有以和協之則人情得而何寡之慮有以安輯之則上下寧而何傾危之至此蓋爲國能邇之道也近者悅而遠者來矣而猶有不服焉則益求之於已修文德而已文德仁也於其來也則亦安之而已蓋主於使遠近俱安而已此乃爲國家者之常道也使季氏爲魯國之政而率是道則遽敢崇私門弱公室爲分外之舉以失民心乎求也爲相旣不能使之修德以來遠人而其近亦日以攜散而莫能守

乃欲動干戈以逞其欲夫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厭是徒以顯更爲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蓋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爲宰者當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斯爲具臣而已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下莫敢

千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爲可
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
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
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
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
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
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
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
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斯言發於魯定公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
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
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
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
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
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
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
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
孫之微實兆乎此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友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爲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禮樂者進反之義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公恕之心樂多賢友則

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於敬肆而已驕樂以驕矜爲樂也宴樂以宴安爲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言未及而言欲言之意先之也故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故謂之隱未見顏色之相接也而遽發言是又甚於躁者冥行而已故謂之瞽察言而觀色所以爲達也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至於成德之君子固有以化其血氣之私然戒心亦未嘗不存也此放鄭聲遠佞人孔子所以告顏子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畏天命奉順而弗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弗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或曰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生知學知困知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生知者天稟所鍾之全粹不待學而自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者以夫人性之本善故耳若困而不學則是自暴自弃斯爲下愚矣然而生知學知困學其至雖一而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焉玩諸古聖賢則亦可見矣孔注困謂有所不通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擴而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楊氏曰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故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與見得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見善如不及徙義之速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之甚也此篤於自好者能之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舉夷齊而言夷齊所謂能求其志者也先以齊景公爲言以見求志者非有慕乎外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鯉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則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

三百七十六
白華言解卷八
二七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正名之意也其名雖是而可亂其實乎春秋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其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又其甚則有若魯昭之娶同姓者其實之乖一至於此然則君之稱夫人夫人之自稱與夫邦人及異邦之人稱之其得安乎哉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歟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欲夫子之見己以夫子之不往也則歸豚焉欲夫子之來拜也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貨三問而應之如響者貨蓋不可與言者故申不已

之意而遜辭以荅之然懷寶而迷邦誠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之知夫子誠未嘗不欲仕者特非其道則不可耳是則言雖遜而理亦未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若他人遜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傷於辭危聖人從容酬酢其含蓄中節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爲人之類矣而人賢不

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則不淪於下下愚則不達於上苟非上知下愚則念不念之分固可得而移也上知下愚一存於氣稟乎曰不然上知固生知之流然亦學而可至也均是人也雖氣稟之濁亦豈有不可變者乎惟其自暴自弃而不知學則爲安於下愚而不可移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謂其不徒然者以其肯召聖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故諸侯逼天子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此東周之為也如使聖人得用必以正名為先固將反東周之為而復西周之舊則夫公山弗擾其得為今日之事乎子路之不說懼其汙也不知使聖人而誠可往則其撥亂反正固有道矣或曰公山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於克亂以權耶其能強公室殆未可知也其為東周亦

未可知也夫弗擾不稟命於公而輒畔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亂是謂以亂易亂而反加甚焉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爲篡奪之計者也若夫子意其如是而欲往則是聖人可陷而可罔也其說失之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此君子守身之常法也至於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然後可以言此蓋堅之至則磨而不磷矣白之至則涅而不緇矣故楊氏曰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矣然而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嘗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而卒不往者則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

知人之智也子路蓋不悅乎弗擾之召矣及佛肝之召而復有言焉則以夫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安故問辨之不敢釋抑可謂善學矣然而子路之不悅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

爲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爲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興謂興己之善觀謂觀人之志和平而無邪故可以羣親切而不傷故可以怨溫柔敦厚深篤乎人倫之際故邇可以事父遠可以事君而又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則詩其可以不學乎張子曰止言事父事君舉其重者言之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周南召南者謂躬行周南召南之實也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齊家必如周南召南所述室家之事而後爲家齊由此而達之則無所不可行若爲之不從此始則動有隔礙雖尺寸亦不可以推而

行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然而未有不修身而家齊者故欲爲周南召南者又以修身爲先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玉帛固所以行禮也鍾鼓固所以爲樂也謂玉帛鍾鼓爲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鍾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鍾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諸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小人謂在下之小人言君子而色厲內荏則其爲欺與小人之爲穿窬者無以異也尹氏曰色剛厲

三百五十九
而內柔荏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答萬章之問詳之矣惟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爲賊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談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是弃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爲事也其所爲患得者乃計利自便之心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矣若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爲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篡弑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跎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爲鄙夫者蓋區區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

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銜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敝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抑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弃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已見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亂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所由傾覆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言本以明理也聖人恐學者但求於言而反以支離也故有予欲無言之歎子貢從而問焉亦可謂達矣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亦何隱哉動靜語默之

間無非至理之所在也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制禮為之過不及之節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孔子反復告之以女安則為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隱於中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君子尚義不尚勇蓋尚勇則徒知勇之務而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之所當爲勇固在其中矣亂謂亂常理也盜謂盜其上也君子小人以在上在下者爲稱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一本作妄動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徼孔注云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怨

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猶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弃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早也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者皆當其時於其身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自靖以獻於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爲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爲仁以其不失夫性之理故也一作以其中誠惻恒克盡其道故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然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下惠謂焉往而不三黜則所以期於斯

世者亦幾於不恭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焉如楚狂耦耕荷蓀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而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景公計量所以待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違矣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此不係待之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而不迫其人天資亦高矣夫子意其可以告語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迹而已於是見其隘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夫子使子路問津亦察其容止之有異也長沮謂是知津矣此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之意則以爲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

所爲言其徒勞爾故以夫子爲辟人之士謂其道不合而後去也以己爲辟世之士謂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夫子憮然者以其與吾意異也夫人不可與鳥獸同羣當與斯人爲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變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何事於變易乎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之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爲可耳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其意以謂吾知勤四體分五穀之爲道耳植杖而芸亦不迫矣子路聽其辭氣見其容止而敬之拱而立未知所言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以食而復見其二子則其爲人蓋有餘裕而疑非遂絕世者也故夫子以爲隱者而使子路反見之欲有以告語之也至則行矣則惟恐人之已知故行以避焉其隘可知也子路所云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者宜也故宜莫大於

君臣故以不仕爲無義丈人之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者也其不可得而廢者非以其性之所有乎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爲大也君子之仕豈爲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此篇所載楚狂耦耕荷篠此四人皆素隱者然就其中荷篠其差高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淺深之不同
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歟下惠少連雖
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
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慮思此所謂由
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
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
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廢也
亦非素隱行怪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若夫孔
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無可者
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其曰

無者言其不存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何如哉
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大而化之其惟天乎若
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
可也故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而已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
海

張子曰始者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
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
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踰河蹈海以去亂聖人
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

也豈虛言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四言者反復而言之皆當在所篤也篤乎此則君國子民之本立矣不施其親尹氏曰親者不失其爲親是以無所施此說爲安大臣旣用之則當聽其言而使得行其道其可使怨不吾以乎故舊無大故則不棄絕之大故必得罪於國與民者也然曰不棄而已非私以爵祿也無求備於一人於一夫之身而求備非特失用才之道而亦非所以養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張子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楊曰八人盡爲士之道故謂之八士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十

子張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者猶云若是可謂士矣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力爲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而後思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苟其不然雖有爲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爲有亡也程子曰信之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其說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爲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汎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爲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拒其不

可也但拒之之辭微過甚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遽非子夏之說且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堯舜之道天下之達道也非堯舜之道皆小道而已小道亦各有所長非無可觀也然以致遠則必有弊而不可以行致遠謂推之天下與來世也君子之學豈但爲目前計哉亦期以遠而已則夫小道者宜君子之不爲也然惟其有可觀故可以惑

人人惑之謂見其近利云耳若以致遠存心則烏能惑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末有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爲仁而仁不外是也惟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臆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百工居肆所以成其事也君子務學所以致其道也致者極其至也蓋道本不離人然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耳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若可得而親也而聽

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
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民信則心誠服矣君信則志
意交矣然所爲信者在乎篤之已者何如耳易曰
有孚盈缶夫使民而民以爲厲已諫君而君以爲
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若舍已而尤人不亦
殆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大體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

而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執故
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
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爲本必
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蓋其出入未嘗
不在其閑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
入爲可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篇所載子夏之言無非切要而此章尤爲能發

明聖門之閫奧孰先傳孰後倦謂君子教人具有次序蓋其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可後而倦不傳但學者資質聞見如草木區分之不同故所得有淺深之異而君子之道本末實一致耳故曰焉可誣也若夫始末兼舉而無餘憾則是聖人矣非學者事也今夫小子習爲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是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其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充之而盡亦初不離乎洒埽應對進退之間若以此爲末而別求所謂本則是析本末爲二體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爲弊蓋有不勝言矣以子游久在聖門而

其差猶若此甚矣論學之難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主於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而不害

其爲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爲難與並爲仁也歟
蓋是道也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
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
以爲難與並爲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以不自盡乎若
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
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以爲難能特曰爲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

政必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有悖於理害
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
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爲盡善而亦
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故有取其不忍以改也
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
是成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
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
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

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嗟乎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夫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如川澤是也川澤處卑衆水畢萃紂之不道

可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爲不善而天下之惡將皆歸之是以若此其極也書稱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飛廉惡來之徒皆集於朝不善之積日累月成以至於貫盈是豈不猶川澤所居者下而衆水皆歸之者乎故君子惡居下流強爲善而已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人皆見之者君子不以文飾掩蔽其過也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四百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萬理盈於天地間莫非文武之道道初無存亡增
損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
其小者人人莫不有文武之道也至如庶民耕田
而鑿井仰事而俯育文武之道亦何嘗無乎然則
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常師也此其
所以備斯文之大全大舜樂取諸人以為善自耕
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即此意耳特以
文武為言者以文王武王以來其傳至於孔子故

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
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所造愈深則人愈難識而況於聖人之為至乎非
得其門而入者何由知其蘊也雖然武叔亦豈真
能窺子貢者哉使其果能之則其於夫子之道望
乎牆仞當知起尊敬之心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
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皆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及尤爲切至矣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無不得其所者也其猶萬物之於天乎子貢知足以知此其所造亦深矣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三百六十八
中庸言言卷一
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
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所倚
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
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
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
而已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
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程子謂曰字上脫一湯字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
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
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
如爾已有罪則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
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
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周有大賚惟善人
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
以尊賢之義爲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
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
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
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

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權量者法度之所由出也故不可不先謹法度審則綱紀定廢官修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壅也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以遐遺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歸此民之所以歸心也以民食爲重則人務本而有以厚其生以喪祭爲重則民卹終而有以哀其死凡此皆爲政之綱

紀也而行之則有本焉下四者是也寬則民有所措故得衆信則民願爲之役故民任敏則無失時之患故有功公則順天下之好惡故說然是四者之中公又爲本也此亦孔子之所常言帝王爲治之要門人并記於此亦春秋示百王大法之意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

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
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子論爲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復以附前章
之後姑息以予民則惠而費矣若因其所利而利
之如制之田產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
是則其爲惠均平而何費之有使之不以其道則
勞而怨矣以逸道使民則何怨之有凡動於己私
者皆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則何貪之有君子之
所以自處者安裕故常泰然而無所不敬也故不

驕若夫以勢位智力自恃則驕驕則不泰矣正衣
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如是之嚴故人望而
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夫有使人
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而不費勞而不
怨施於人者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存
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而欲
仁又其本歟不教而殺謂未嘗有教以先之及陷
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虐之而已不戒告而視其
成是暴之而已令慢而其期則欲必至是賊之而
已三者皆不仁者之爲也猶之予人當予則予之
耳若爲政但知守出納之吝而不知施舍之宜是

有司之事耳尸其政而但爲有司之事豈不失爲人上之道乎此不知者之爲也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尊五美而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五美之後必繼之以四惡之防聖人之戒深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所論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履

踐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言哉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永嘉蔡氏論語集說序

論語集說二十卷宋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永嘉蔡節編淳祐五年表進於朝今作十卷蓋當日刊於湖穎本已然也是書宋藝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予乃購得之幸矣永嘉自伊洛諸儒未作王景山出發明經編述儒志一編其後則有劉安節元承鮑若雨同霖謝天申用休潘旻子文周行已恭叔陳經正貴一暨弟經邦貴敘其姓名皆入伊洛淵源錄中而著羣經說者若陳鵬飛少南薛季宣士龍

張淳忠甫葉適正則戴溪肖望陳傅良君舉葉
味道知道錢文子文季黃仲炎若晦湯建達可
陳埴潛室王與之次點皆有成書著錄諺曰溫
居瀛壖理學之淵不信然與顧諸君子之書或
存或亡不可盡得予序蔡氏集說而附及之蓋
將以求所未見焉

康熙丙辰夏五納蘭成德容若序

